

從南島語系到南島奇觀： 南島文化園區規劃及其文化再現 之形成脈絡

盧梅芬*

摘要

南島文化園區規劃為「學術研究中心」及「主題園」兩大部分，後者以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為見賢思齊的範本，規劃「南島建築藝術村」與「南島風情館」；但有多位學者已從依賴理論及異族奇觀再現，批判PCC。本文研究對象為涉及文化再現的「主題園」。研究問題為：此主題園為什麼以PCC為正面之例？「南島語系」此語言學的人群分類，如何被轉化為觀光場域的「南島奇

* 現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

觀」？本文探討該主題園的設置、規劃及其文化再現，如何受到南島文化節、民進黨執政的臺灣國族主義（從南島語系到南島民族、南島奇觀的轉變脈絡）以及史前館內部專業限制的影響，以供相關「南島」文化再現的展演活動，思考可能面臨的問題。本文分析取徑，先以奇觀與原真的他者，分析PCC的文化再現問題；再者，因南島文化園區設置於民進黨政府標榜重視多元文化的時代背景下，故分析多元文化主義涉及的文化再現問題，及其與臺灣國族主義的關係。結論提出，史前館將PCC視為正面之例，在於規劃者未將文化再現視為一重要的分析理論與需要反思的議題；而此主題園規劃及其文化再現，受觀光與國族主義影響，容易質變為本質主義與奇觀再現，反而未能彰顯南島文化的多樣性。

關鍵詞：原真性、奇觀、本質主義、接觸地帶、國族主義

壹、前言

2003年，行政院院長游錫堃表示：「臺灣原住民文化非常珍貴，政府一向非常重視，現正籌備的南島文化園區，準備納入五年五千億新十大建設計畫，朝成為南島語族朝聖地為目標努力。」¹同年11月，扁政府祭出「新十大建設」案，其中文化硬體建設「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項下的八座國際級文化設施，其一即為南島文化園區。²南島文化園區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規畫，惟該計畫在徵求民間自行規劃投資興建營運（BOT）失敗後，2006年2月教育部函示史前館停止辦理，故僅停留於規劃階段。

此規劃案分為加強南島學術研究的「學術研究中心」及促進觀光的「主題公園」兩大部分，後者以位於夏威夷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以下簡稱PCC）為見賢思齊的範本，規劃「南島建築藝術村」與「南島風情館」（史前館，2004；崔瑞明，2004：61）。然而，有學者已多從依賴理論（dependency

¹ 引自〈游揆：南島文化園區納入新十大建設計畫，以臺灣成為南島語族朝聖地為目標〉，收入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政策專題資訊」（來源：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policy_detail.php?no=1319，瀏覽日期：2004/3/31）。

² 另七座為大臺北新劇院、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古根漢美術館、故宮南院，以及三座分別坐落於北、中、南部的流行音樂中心。

theory) 及異族奇觀的文化再現，分析與批判PCC此在營收上成功的觀光主題園 (Stanton, 1989; Webb, 1993; Wade, 1994; Ross, 1994; Gonzalez, 2009; Aikau, 2012)。另外，自1980年代以來，博物館中的「他者」文化再現，奇觀再現已被批判；至1990年代後期，「他者」文化再現的理論與實踐趨勢逐漸邁向「接觸地帶」(contact zone)。

本文研究對象為涉及文化再現的「主題園」。研究問題為此主題園為什麼以在文化再現層面受到批判的PCC為範本？以及「南島語系」此學術場域語言學的人群分類，如何被轉化為文化觀光場域的「南島奇觀」？詞彙反映社會與歷史過程，新詞的創造或舊詞意義的改變（詞彙的意涵變化或選擇性使用），皆可供探究社會新關係 (Williams, 1976: 22)。此主題園的設置與規劃，其實鑲嵌於從原住民到南島、從南島語系到南島民族與南島奇觀的轉變脈絡下——主要起自1999年的南島文化節及民進黨政府的臺灣國族主義的需要。故本文探討該主題園的設置、規劃及其文化再現，如何受到上述脈絡以及博物館內部專業限制的影響，以供相關「南島」文化再現的展演活動，思考可能面臨的問題。

本文分析取徑，先以奇觀與原真的他者文化再現，分析PCC的文化再現問題；再者，PCC生產於1960年代，權宜之分期屬殖民時期，而南島文化園區的設置時期，則是在民進黨政府標榜重視多元文化的時代背景下，故分析南島文化園區的奇觀再現，仍須同時關照多元文化主義涉及的文化再現問題，及其與臺灣國族主義的關

係。接續三個部分則分別探討：1990年代中期的「原住民」政治與「南島」科學之議、1990年代後期南島文化節的南島文化身分建構與奇觀再現，以及2000年代南島文化的建制化——南島文化園區設置、規劃及其文化再現與PCC的關係，最後提出結論。

貳、分析取徑

關於「南島」一詞如何從學術場域成為通俗論述場域中的常見詞彙，並從南島語系轉變為南島民族共同體的族群想像此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議題，已有研究者指出主要在中國國族主義與臺灣國族主義的二元對立，以及藉由「南向」政策拓展臺灣外交空間與國際地位等脈絡下所生產；而促成南島建制化的結構性轉變，係民進黨取得執政權此文化生產的政治經濟權力（王俊翰，2006；羅鳳娟；2006；吳秉謙，2009；吳佳芬，2009；劉璧榛，2010：417-418）。惟上述文獻較少將南島民族的文化身分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包括更為細緻的建構方式、文化特性及其衍生的本質主義與奇觀化問題。而吳佳芬（2009）則主張以文化再現為主要分析取徑，惟其研究對象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及史前館的展示，未包含南島文化園區規劃案；另外，其文化再現的分析理論尚不明確，著重於呈現博物館展示中的「南島意象」現象。

而本文將從二個時期，PCC設置時期的時代脈絡，殖民時期的他者文化再現，「奇觀化」（spectacularization）與「原真性」

(authenticity)；及1980年代以後身分政治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興起所涉及的他者文化再現，尤其臺灣國族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親近性，分析南島文化園區之主題園規劃的文化再現。

一、奇觀與原真的他者

博物館的文化再現可從「詩學」(poetics)與「政治」(politics)兩大層面分析，詩學指涉展示文本所再現的象徵意義與認識論；而政治指涉的是文化生產的權力行使技術與過程(包括收藏、分類、策展)(Karp & Lavine, 1991; Lidchi, 1997; Hellam & Street, 2000: 1-2)，也就是治理各種機制的價值與興趣，決定了什麼值得展出(Jordan & Weedon, 1995: 8)。博物館是一個控制(建構)身分認同、極具權力的機器，因其控制了「再現」(Duncan, 1991: 101-102)——可將意義(或意識形態)有效地滲透至社會大眾認知的治理技術。

他者的文化再現，基本上由「奇觀化」與「原真性」所共構而成，而缺乏歷史(Clifford, 1997: 197; Pieterse, 1997: 173)。「奇觀」用以解釋符號消費與視覺化商品，以此中介人們之間(我群與他者)的關係，而非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Debord, 1967)。「奇觀」可溯及十九世紀的世界博覽會，接續發展為觀光主題園。世界博覽會是緩和國家殖民暴力並促進殖民事業的文化技術(cultural

technologies），教育新興消費階級在消費意識型態中理解世界與殖民佔有地。世界博覽會以二元劃分的方式再現白人的最新科技、發明等現代性，而非西方（他者）通常被簡化與強化的是奇觀化身體（傳統盛裝表演）與民族誌村落兩大元素，透過再現與消費被想像成真實的存在。這種奇觀再現結合了異國情調的娛樂價值，以及聲稱具民族誌權威的科學論述。他者文化的觀光產業，以人類學知識獲取正當性，人類學將其權威（authority）借給觀光奇想（fantasy）（Gonzalez, 2009: 192, 194）。

而接續發展的族裔文化觀光主題園，觀光客購賣的還包括「原真性」。「原真」意味純正（genuine）、天然（natural）、真實（true）以及純粹（pure）（Barker, 2004: 9）。「原真性」一詞本來主要於博物館收藏脈絡中使用，指涉鑑定、辨別物件之真偽；後來也意指在殖民破壞下，為了人類資產的保存目的，希冀搶救所存不多、未被主流文化所影響之物件，例如人類學的「營救範式」；或對原始藝術或文化之本有「原始性」的渴求與執著。但「原真性」伴隨了在殖民現代性中一種無時間性（timelessness）的狀態。故1980年代文化再現的認識論，強調變遷概念，批判將原住民凍結在過去的時空（frozen in the past）以及所謂的「美好舊時光」的文化再現（盧梅芬，2015：8）。

1963年開放的PCC，3座落於文化與經濟之間；此案例可廣泛

³ PCC 小檔案：PCC 位於夏威夷的拉耶小鎮（Laie），又稱為摩門鎮。1955

地用來掌握在殖民時期，資本主義、科學知識與他者消費欲望如何交會。PCC被經營者摩門教企業標榜為成功案例，主要為：一、每年約100萬人次的入園人數此經濟價值；二、保存玻里尼西亞文化；三、與緊鄰PCC、同屬摩門教企業的楊百翰大學的建教合作。4文化保存為企業管理者摩門教所自豪，被視為宣教理念已進展至包容他者的證明（Decoo, 2013: 17-20）。而PCC所謂的文化保存，主要為兩大主軸：一是以人工河道串連而成的七大傳統村落展示區（薩摩亞、紐西蘭毛利人、斐濟、夏威夷、馬奎斯、大溪地、東加），遊客可乘舟遊歷；二是傳統樂舞演出與傳統工藝演示等。

而持批判角度的學者，主要從殖民的文化再現與依賴理論兩大

年，摩門教開始於拉耶建造摩門聖殿，約450位志願勞工協助建造，多數來自薩摩亞、東加與紐西蘭等。聖殿建成後，許多勞工留在拉耶並成為楊百翰大學（1955年設立）的學生。因收入考量，1959年成立主要由學生組成的75人玻里尼西亞舞團，每周兩次於檀香山演出並吸引許多觀者。但因交通往返耗時（拉耶至檀香山約一小時車程）以及學生學習時間受到影響，遂決定於拉耶設置常設型表演場地，即PCC（Stanton, 1989: 250）。

⁴ 拉耶的摩門教，自稱其社群有三大支柱：精神（教堂）、教育（楊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與文化（PCC）。此三位一體的機制，是摩門教自許為重視教育與文化的宗教的明證。PCC常被頌揚的是文化保存，但更是教會營運的企業。摩門教為求經濟獨立，早期於拉耶發展製糖業並主要輸出至美國猶他州（該州鹽湖城為摩門教總部），並主要以太平洋裔學生為主要勞動力，以建立其殖民產業。此殖民產業可使教會經濟獨立並擴張其傳教網絡（Webb, 1993: 127）。

層面，批判PCC此經營異族奇觀消費且在營收上成功的觀光主題園，惟依賴理論非本文題旨與篇幅所及。⁵對PCC所再現的「玻里尼西亞文化」，批判包括「PCC可列為太平洋區域中最膚淺的文化再現」（Graburn, 1983: 77）、「一半真實的文化」（Brameld & Matsuyama, 1977: 62）、「偽造的文化」（fake cultures）（Stanton, 1989: 252, 254）、「人類學的科學虛構」（Stanton, 1977: 230）、「殖民現代性中的無時間性，暗示僅有外部社會有文化變遷」（Ross, 1994: 44; Aikau, 2012: 140）等。PCC所生產的「波里尼西亞」，是一種需依靠我群／他者的二元劃分所再現的文化，且是一種對歷史與地理知識模糊不清的熱帶天堂幻想，提供觀光消費容易消化且愉悅的神話，但以人類學論述為科學保證（Wade, 1994: 68; Gonzalez, 2009: 192-194）。而建教合作對象，主要為太平洋島嶼裔學生；這些學生通常被描寫為受惠者，但同時大多也做為原真的文化符號。

⁵ 依賴理論著重資本主義所導致的「依賴」——即邊陲提供資源給核心，而利益大多仍在第一世界資本主義迴圈中（Webb, 1993: 128; Gonzalez, 2009: 213）。Gonzalez（2009: 197）分析夏威夷原住民在觀光產業中多從事較低技能的服務，或以身體上演著「原真」天堂的異國情調，但卻是由已「非原真」的原住民勞動基礎維持產業日常生活的運作，提供一種與美國殖民史無涉、無罪惡感的饗宴。夏威夷原住民在觀光產業的真實權力中，仍是邊緣。如同殖民時期，經濟權與決策權皆仍掌握在擁有土地與資本的資方（白人）手中。PCC現今的科層體系，仍類似殖民時期的夏威夷白人（haole）管理結構。

二、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身分

1970至1980年代，多元文化主義興起並成為文化政策的治理理念。⁶多元文化主義主要將「文化」概念與族裔身分（*ethnic identity*）合併（Turner, 1993: 411-412），是一種對一族文化同化主義的抵抗。然而，強調群體共有文化特質與差異崇拜的多元文化主義，在實踐上容易導致文化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指涉群體身分是建立在同質的文化特質之上，甚至是同質的生物特質；換言之，在身分的分類上可尋獲固定的真實（*fixed truths*）並存在著本質（*essence*），例如女性、黑人、亞洲人的本質等（Barker, 2004: 61-62）。這種群體身分的文化概念仍是依據我群與他者的二元劃分，將文化視為各自區隔且靜固的實體，過度強調各自的文化邊界。

多元文化主義具有鼓勵少數群體或移民保持與表達其源出的文化身分認同的正面意義，但我／他二元劃分仍會製造另一種社會建構——文化他者（Message, 2009: 24）。1990年代初期以來，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批判性研究（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⁷主要聚焦

⁶ 1960年代於加拿大流通，並很快地擴散於英語系國家。加拿大、澳洲於1970年代施行多元文化政策，紐西蘭則於1980年代施行雙元文化政策。

⁷ 1990年代初期，英美多元文化主義論述出現了矛盾爭議，人類學者Turner（1993）將之權宜分為差異的多元文化主義（*difference multiculturalism*）以及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於不同族群形成了各自的聚居區、隔離區（ghettos）；甚至是一種新種族隔離（neo-apartheid），忽略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互動、共存、對話、文化混雜等詞彙，開始大量出現於1990年代後期的社會科學與人文領域（Pieterse, 1997: 163-170）。

基於此反省，西方世界（歐洲）文化治理的政策語彙，至2000年代逐漸從多元文化轉向強調「跨文化」（intercultural）的溝通與交流（劉俊裕，2011）。在博物館領域，Clifford（1997）提出的「接觸地帶」，目的為促進我群與他者的「相逢」以及關係的深化。「接觸地帶」企圖喚起殖民與被殖民者，其實已如相交的軌道，在同一時空中「共存」（同時在場，copresence），而此共存涉及壓迫與不平等（Ibid.: 192），強調彼此間持續的歷史、政治與道德等互動關係（Ibid.: 204）。「接觸地帶」幫助我們看見僵固的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例如「弱裔」（minority）、「部落」等概念被喬接至一種與支配社會分隔、互不相關的文化與歷史（Ibid.: 213-214）。

Clifford（1997：218）從展示的溝通與接收分析指出，群體身分認同愈來愈被再現為擁有文化（having a culture），即區隔的生活方式、傳統以及藝術與工藝形式等；而這種群體文化身分，對內部與外部成員來說，所導出的訊息是不同的。對於前者，引起一種分享象徵性資源、富裕的資訊；對於後者，面對原住民時則仍是一種旁觀者（鑑賞家或觀光者）態度。這是重要警訊，群體文化身分看似是對同化主義的矯正，但其彰顯值得頌揚的群體文化特性，仍

不易讓群體以外的社群更進一步了解「他者」，故群體文化身分容易失去本來的抵抗功能。

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多元文化主義，趙剛（2006：14）批判仍是文化的本質主義以及忽略政治經濟等階級差距。首先，民進黨將四大族群善意並列，其實是壓制階級分析與社會平等話語的最有力者，掩蓋了在漢人三群體與原住民之間的階級切線，僅在文化面向上歌頌差異；強調的是一種去政治、去歷史、去階級的文化生活、文化成就或文化驕傲的群體文化特徵。再者，仍是一個民族國家計劃，為打造臺灣人的主體性與共同體，四大族群要處理的是本省與外省，不是原漢，原住民成為一個被利用的裝飾。

張茂桂（2008）回應指出，臺灣左派、反國族主義論述，對於多元文化一直抱持疑慮與批判，包括多元文化主義在起源上和臺獨論述有很高的親近性，多元文化論述並無法推翻臺灣漢民族的種族主義與殖民，以及無法揭露社會階級，其政策反而容易淪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文化表演。但張茂桂認為原住民族的政治權利的擴張，自治範圍的擴張，社會福利、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擴張，「間接」受惠於建構臺灣獨立國所需要的「臺灣民族」。

張茂桂（2009：49）指出臺灣多元文化的發展，雖經常引用少數群體的「文化權」、「團體權」觀點，但實際上有更深遠的國族政治衝突的原因。他認為相對於歷任國民黨政府，2000至2008年此期間執政的民進黨，其政治主張更傾向於支持「多元文化」政治。在「多元文化、原住民族」這個面向，仍有相當的進展，其中之一

為文化建設：

臺灣第一座以「南島民族」史前文化為主題的「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在臺東營運並開放（2001.7），典禮由呂秀蓮代表總統出席剪綵；之後於國立臺東教育大學成立「南島文化研究所」（2002.9），在2005年又規劃將成立「南島文化園區」為民進黨政府之「新十大建設」（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取消）（張茂桂，2009：49）。

然而，前引「以『南島民族』史前文化為主題」的史前館並非於民進黨政府時期所設置。張茂桂忽略了政策的延續性，史前館係於1980年代現代博物館及本土化脈絡下所成立，⁸而至2001年開館。而南島文化園區於2003年由行政院院長游錫堃首度公開宣布設立，但也是在民進黨政府時期要求BOT不成而於2006年終止，並非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取消。

簡言之，趙剛認為民進黨執政所彰顯的多元文化論述，是利用

⁸ 1980年7月，因南迴鐵路卑南新站工程施工，揭開卑南遺址；同年9月臺東縣政府委託臺大宋文薰、連照美兩位教授進行卑南新站範圍內遺址搶救考古工作。1984年3月，教育部成立「東部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建規劃小組」負責籌劃工作，決議興建一座國立博物館，定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1990年2月，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成立。引自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大事紀（來源：<http://www.nmp.gov.tw/about/history.php>，瀏覽日期：2016/4/26）。

四大族群分類來建構其臺灣國族主義，原住民只是裝飾；張茂桂（2008、2009）則認為原住民權利擴張係「間接」受惠於標榜多元文化的臺灣國族主義，且有法律上與制度政策面的實質政績；雖不代表足以「翻轉臺灣原住民受壓迫的歷史處境」，但如果說「既有的多元文化政策因為協助維持了舊體制，進而限制了原住民追求獨立自主的可能」，則可能也不完全符合現實情形。而原住民究竟是受制或間接受惠於臺灣國族主義（多元文化國族主義）？亦需檢視具體作為，本文將從南島文化園區主題園部分的規劃及其文化再現層面檢視之。

參、「原住民」政治與「南島」科學

「南島」（*austronesia*）一詞，意為南方島嶼，係以西方為中心而產生的地理方位。「語系」指涉經過語言學比較研究，將具有相似性的語言視為各分支，並推論是由同一「始祖語」分化而來，而將這些分支統稱為語系，如印歐語系、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等分類。臺灣原住民各族使用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family*）；當指稱這些語言屬於南島語系的人群時，語言學、考古學及人類學則有「南島語系」、「南島語族」及「南島民族」混用的情形。

「南島語系」此學術詞彙，自1980年代後期，因「原住民」正名運動使之較為密集地出現在大眾媒體此通俗論述生產場域；1990

年代初期出現「先住民」、「原住民」與「南島語系民族」哪一個稱呼最能做為取代「高山族」（山胞）汙名泛稱的命名政治的角力。1984年，「原住民」正式為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使用（以下簡稱原權會），並於1988年發表〈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宣言一開始即同時提出原住民的兩種身分——「原住民」與「南島語系」：

臺灣原住民族不是炎黃的子孫，而是屬南島語系（Anstr-ones 或 Malayo-Polyne）；與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且均屬漢族的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不同。

臺灣原住民族是臺灣島的主人。在公元1620年外來勢力尚未入侵之前，原住民是臺灣島唯一的主人。⁹

此時已可見「南島語系」此語言學的人群分類，被挪用為具有民族主義的概念以抵抗「炎黃子孫」此中華國族主義。「原住民」一詞所彰顯的「主人」概念，則是相對於殖民「入侵」（荷西、鄭氏、清帝、日治至國民政府）。而前引宣言的撰寫脈絡，主要呈顯殖民關係所造成的原住民文化、經濟與政治弱勢，包括「經濟剝削、社會歧視、政治壓迫以及文化漠視」，故該宣言強調於政治與制度中落實原住民人權（包括生存權、工作權、土地權、財產權、

⁹ 刊於《原住民》（8）（1988）。轉引自夷將·拔路兒（2008：192）。

教育權、自治權、文化認同權)。¹⁰

1992年，臺灣學術界對於使用「原住民」一詞的正名運動，出現正反不同的聲音。反對使用「原住民」一詞者，以時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暨該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的人類學學者李亦園為代表，係基於兩個考量：一是依據科學事實，原住民不是最早來臺者，早在一萬多年前臺灣已有「原住民」，故使用「原住民」一詞的正名運動，是一種具有政治目的的「情感」動員，並不科學；原則上，學術上所用的「南島系的少數民族」最為合理。二是擔憂族群和諧，「原住」與否將形成新的族群緊張，尤其爭取土地的爭執（李亦園口述，1992）。¹¹

「南島科學」觀點，則約同時反映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常設展「南島民族廳」。時任館長漢寶德（任期1981.4.1-1995.6.3）反對使用「原住民」一詞，同樣依據科學證據，「原住民」並非最早居於臺灣者，故「原住民」是政治的；而博物館是一個學術性質的教育制度，故選擇更為「科學」的詞彙「南島民族」（Vickers,

¹⁰ 同前註。

¹¹ 李亦園（1999）重提此主張。依據科學，臺灣南島語系民族於新石器時代才移入臺灣，而在舊石器時代，臺灣島上至少應另有稱「長濱人」或「左鎮人」的族群居住。南島語系民族較能中性地做為取代「山胞」的代稱，權宜可稱「臺灣南島族」。而此分類也僅在系統上屬於南島語系。

2009: 90)。¹²雖然，上述主張依據科學使用「南島民族」，但早於1988年原權會所發表的〈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已將「南島語系」政治化地使用。

李亦園一文刊出後第四天（5月12日），同樣來自中研院民族所、時任副研究員的社會學者張茂桂（1992），發表〈少數民族自我命名的權利應受到尊重〉於《中國時報》。首先，張茂桂主張自我命名的權力，因其象徵存在的正當性及自尊重建；「原住民」也獲得超過半數的原住民支持，應加以尊重。再者，針對「原住民」稱謂是否正當，他反駁以李亦園為代表的二點論述：一是學術與科學的正確性，無關乎「原住民」稱謂；並使用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理論，指出「民族」本就不是依據客觀標準或歷史事實而存在的現象，並反證「漢民族」及「黃帝子孫」皆有虛構的成分；另外，針對「族群和諧」疑慮，張茂桂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以當時原住民的弱勢程度（張茂桂主要提出社會問題，臺灣最高的自殺率、肝炎罹患率），族群間並沒有和諧關係的基礎。

隨後5月16日，中研院民族所人類學學者黃應貴、蔣斌、陳茂泰、石磊，以及社會學者瞿海源等五位學者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尊重原住民的自稱〉於《自立早報》。同樣尊重「原住民」的自稱，並反駁使用「原住民」一詞的疑慮，包括「族群分離主義」傾向以

¹² 漢寶德在2005年接受Vickers的訪談。

及「原住民」內含政治經濟上的實質權益（尤其土地權）。但該文並提出原住民社會運動家不使用「臺灣南島民族」一詞來建構「族群認同符號」的惋惜此價值性評論：

臺灣原住民是南島民族的一員，不僅是科學的事實，也是原住民意見領袖及知識分子所熟知的事。我們原本可以預期，臺灣原住民的族群運動領袖，會自豪而驕傲地認同於南島民族。但事實上……尋找一個共同的族群認同符號的過程中，「南島民族」或「臺灣南島民族」這樣的名稱，卻並未受到青睞。

在東南亞的族群運動中，……「泛馬來主義」也具有相當的擴張性。不久前一位來訪的馬來籍科學家，便口口聲聲要了解「臺灣的馬來人」的生活狀況。當然，在人類學的立場，稱臺灣原住民為「馬來人」是一項錯誤，因為臺灣原住民族無一從事海上貿易，也無一皈依回教。但是我們反觀臺灣原住民族群運動的領袖們，在建立族群認同感的過程中，始終不曾把目光看向南方或東方，看向其他南島民族居住的地方，相反地，卻執著於「原住民」一詞，這個現象透露出的訊息是什麼？

……，這個現象說明了近三百年的華人統治與華人教育，已經使臺灣原住民在文化運動中深深地認同華文和華語；在族群運動中未嘗以整個南島民族為思考框架，而純粹以臺灣本地的族群關係為考量……。

此段敘述透露出為文者傾向使用「南島民族」做為建構族群身分認同的符號。再者，從前引〈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使用「南島語系」一詞來抵抗炎黃子孫，原住民運動家的確並非不知道其屬於「南島語系」，但卻主張使用「原住民」，並非僅「侷限於臺灣本地的族群關係」，而更要強調的是殖民／被殖民關係所涉及的文化、經濟與政治壓迫。

1994年，時任總統李登輝回應原住民的普遍主張，正式以「原住民」稱之，「原住民」於1997年納入中華民國憲法。然而，原住民社群內部與外部仍有人主張使用「南島民族」稱呼。尤其1995年1月，在孫大川主編的《山海文化雙月刊》的「國際原壇」單元，蔡百銓¹³一次發表了四篇有關「南島」的文章；¹⁴將上游的南島語系學術研究，帶進通俗論述生產。蔡百銓的論述方式，將南島語系

¹³ 依據蔡百銓（2010、2013）自述，1991年在一個演講會上，偶然聽到語言學學者李王癸談到臺灣原住民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開始鑽研說南島語言的民族。

¹⁴ 分別為〈臺灣：南島文化復興基地——序「大洋洲報導」開講篇〉、〈文化南島：為臺灣尋找另一個座標——《大洋洲史》出版序〉、〈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s）〉（Andrew Pawley 著）、〈臺灣 南島民族的發源地〉（Peter Bellwood）。後兩篇為翻譯文章，蔡百銓（1995：121）雖說明最後一篇貝爾伍德的原文名稱為“The Austronesia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但其翻譯的題名與原文相去甚遠。

導向文化身分並強調「正宗」的文化身分，但其實指向大洋洲此特定區域：

南島民族散居天涯海角。……；散居東南亞者，數百年來歷經伊斯蘭與基督教洗禮……。能夠保存正宗南島文化者，當推我國原住民與大洋洲島民（蔡百銓，1995a：114）。

然而吾人深信，南島文化之重振與創新，必然將以臺灣為基礎而大放異彩（Ibid.: 114）。

原住民社群內部對集體稱呼的使用仍有歧異。同年6月，原住民（林明德）自辦的第一份全國性報紙《南島時報》發刊（1999年停刊）為掌握此現象的代表之例。¹⁵該報以當時社會大眾普遍陌生的「南島」命名，原因如創刊詞（1995.7.1）：

我們選擇了臺灣社會最陌生的「南島」做為報刊的名稱，雖遭受到主張堅持以「原住民」做為族群統稱的質疑反對。……。其實，近代考古學家、語言學家已相當確定，臺灣原住民不但是南島民族的一員，甚至是整個南島語系的發源地，因而用「南島」統稱臺灣原住民，不但最符合科學的事實也可以擺脫

¹⁵ 此報創辦時機，係繼原住民於主體發展上取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傳播與評論機制的刊物發行，分別為 1989、1990、1993、1995 年創刊的《原報》、《獵人文化》（瓦歷斯諾幹）、《山海雜誌》（孫大川）及《南島時報》。

漢人玩弄文字的遊戲規則……（轉引自吳秉謙，2009：3）。

以上摘述雖聲稱「最符合科學事實」，但將「南島語系可能的發源地」簡化為「整個南島語系的發源地」。而關於南島語系人群的起源此問題，在學術研究中，其實仍處於眾說紛紜的狀況（臧振華，2001：258）。再者，「臺灣是南島民族的一員」傳達了的一個民族共同體的預設，「南島民族」與「南島語系」被混淆。

但終究「南島民族」未能如「原住民」在命名政治的角力中，其所象徵的有別於不同殖民者，來得有共鳴與召喚力；換言之，在強調殖民關係以及去殖民所強調的人權運動中，相對來說，南島民族主義與中國國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對抗並非強調的重點。再加上1990年代初期聯合國的原住民權利維護，使「原住民」一詞更具全球聯結功能，承載全球原住民類似的殖民及去殖民等共同經驗。¹⁶

¹⁶ 1990年，聯合國大會宣布1993年為「世界原住民國際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1993年，聯合國大會宣布「世界原住民國際十年」計畫（International Decad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並於1994年啟動。

肆、「南島民族」文化身分建構與奇觀再現

一、南島文化節的起源與目的：以科學之名的南島共同體建構

雖然，1990年代中期，「南島民族」的族群建構，已受到少數學者、原住民菁英、臺灣國族主義者所支持。但「南島語系」這個本在學術場域流通、高門檻（複雜難懂）的學術詞彙；或「南島民族」此被建構的族群身分，對臺灣一般社會大眾仍為陌生，在主流政治上尚未受到制度性的支持。而至1999年，原住民籍臺東縣長陳建年（任期1993.12.20-1997.12.20、1997.12.20-2001.12.20）舉辦首屆「南島文化節」，才普遍地將「南島」帶入通俗論述生產（政策制定、大眾傳播、觀光消費），成為一般社會大眾認識「南島」的主要管道與方式。

關於「南島文化節」的起源與目的，除了觀光目的，依據陳建年的說法，源起於看見澳洲考古學者貝爾伍德提出的南島語族源自臺灣的理論；而大眾媒體轉述陳建年的說法，該理論的依據則是DNA：

我赴美國訪問時，看到澳洲國立大學人類學及考古學院院長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在報紙上表示，根據DNA比對結果，臺灣是南島民族的發祥地。我回來思考的結果，決定結合臺東六個族群，將臺東營造為南島文化重鎮（高有智、李文儀，

2002)。

本文引述媒體現象的目的不在於知識的真確性，而是南島文化節引發媒體的南島知識生產；而此知識生產又透過大眾傳播廣泛地影響了閱聽人。媒體對於南島民族或南島文化的相關報導，出現了血緣、語系、共同文化的混用或混淆。雖然，貝爾伍德提出的南島語系起源於臺灣的假說，係根據語言與考古學資料，並非血緣基因。另一個目的，則是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遭遇許多政治干擾，希望善用「南島關聯性」，培養「南島共同體」(Austronesian Community)意識(臺東縣政府，2001a：23)。

而前述於1995年發表南島文化身分論述的蔡百銓，則聲稱於1995年前往庫克群島參訪「波里尼西亞音樂節」，返國後間接促成1999年的首屆南島文化節。而李登輝總統主政時期，中國對臺灣不斷文攻武嚇，激發他以「南島民族」抗衡「中華民族」的構思，開始提倡南島民族意識——結合十多個南島國家，形成南島共同體(Austronesian Community)，壯大本身實力。他認為說南島語言的民族在數千年前，南下島嶼東南亞，東向征服整個太平洋，西往非洲東岸馬達加斯加，建立無形的海洋「南島帝國、首都臺灣」(Austronesian Empire, Capital Taiwan)(蔡百銓，2010、2013)。

二、南島關聯性與科學挪用、南島文化風貌與奇觀再現

陳建年與蔡百銓的「南島共同體」，皆有對抗中國國族主義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干預下、拓展臺灣外交空間的目的；而此對抗策略和臺灣國族主義站在接近的光譜。兩人皆企圖以「南島關聯性」來建構（培養）「南島共同體」此政治目的。而「南島關聯性」是什麼？除了語系，主要透過三大要素將「南島語系」建構為「南島民族」的族群文化身分，並透過南島文化節做為傳播媒介：一、抽象的血緣與情感，二、以人口數量、地圖（人口地理分布圖）等治理與再現技術，強化南島民族成員眾多的共同體以及海洋民族的視覺聯想，三、文化特質。

首先，抽象的血緣與情感建構，將南島語系源自於臺灣的「假說」，轉化為「南島的故鄉」此帶有主觀情感意涵的修辭與符號，並透過南島文化節主題曲〈南島的故鄉〉傳播。強調臺灣原住民是「兩億八千多萬南島民族（弟兄）的一員」（陳建年，2006：17）。「語系」被省略轉而使用「南島故鄉」、「南島民族」、「南島弟兄」、「離散數千年的親友重聚」等詞，¹⁷容易激發血緣的情感連結與民族共同體的聯想。

¹⁷ 〈南島歷史背景〉，臺東縣政府，<http://2012nandao.gem-imc.com.tw/index5.html>（瀏覽日期：2013/5/30）。

二是人口數量與分布。首先人口數量聲稱「兩億八千多萬」，但南島語系人口絕大多數居住於西區的東南亞（馬來西亞、印尼與菲律賓等國）；自巴布亞紐幾內亞以東的群島，人口僅約一百餘萬人（徐雨村編、何傳坤及王嵩山撰稿，2003：4）。而例如西區的印尼，其南島語系人口多在十六世紀歐洲人陸續東來前，就與南亞傳來的印度教、佛教及回教接觸，印尼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¹⁸馬來西亞的南島語系人口，以馬來人為強勢族群並推行以馬來文化（伊斯蘭化）為中心的馬來西亞認同，故同屬南島語系的砂勞越人的文化，則受到了馬來人掌政的強制認同的壓力。而南島語系的東區，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受西方殖民的島嶼，其殖民情境與臺灣原住民較為類似。¹⁹

再者，人口的地理分布是最為常見且基本的南島語系介紹方式，強調東、西、南、北分布邊界的廣袤，北起臺灣、南抵紐西蘭、西至非洲馬達加斯加，東至南美洲智利的復活節島。而此又主要仰賴地理分佈圖，分佈圖一再重複地在各種文本被展示，做為認

¹⁸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國棟指出，印尼歷史包含五大要素：距今約 4000 前以前的南島語族移入、距今約 2000 年前印度文化影響、西元七世紀伊斯蘭文化影響並於 14 世紀以後形成普遍的伊斯蘭化、16 世紀以後歐洲人陸續東來、西元第一個千禧年華人陸續移入。引自陳其南主持，2007，〈臺灣南島研究的展望〉，《文資學報》3 期，頁 184-185。

¹⁹ 這些島嶼中的有些獨立國家其原住民為國家中的多數與執政者，和臺灣原住民為多數中的少數此政治情境不同。

識南島語系的入門。首先，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最容易記住的是東西南北分佈邊界；然而也容易讓未在該學術範疇中的一般民眾，容易誤解此邊界內的人群，都是南島語系。語系分佈不等於地理上的統一，例如斐濟國內包括印度人（44%）及屬於南島語系的斐濟人（51%）。

另外，分佈圖透過平面設計的顏色區分，視覺上形成一個以臺灣為起源且連結一大片群島之洋的色塊，有別於臺灣與中國大陸連結的概念；南島「大洋」符號成為關鍵隱喻，以與「大陸」區隔。²⁰雖然，幾千年前（史前時代）的南島語系人口，透過航海技術擴散於各地或各島嶼；而現今屬南島語系的人口或族群，有些仍具有船隻文化，但有些則已非屬所謂的海洋文化。然而，地圖易成為政治操作的空間，在於易讀取的地理分佈圖視覺，不易傳達、也不易讓觀者掌握此分佈圖內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變遷與接觸現象；這種知識攝取的止步，使得「南島民族」建構得以存有較大的簡化與想像空間。

三是文化特質，臺東縣政府的〈南島歷史背景〉一文，可供掌握「南島文化風貌」在建構「南島民族」中的角色：

²⁰ 例如積極推動南島文化園區、曾任臺東市市長的賴坤成（2008）：「從大陸看臺灣是離島、是邊陲；面向太平洋、卻是通往南島世界無限寬廣的大道」的敘事方式。

南島民族在淪於殖民統治前具有若干共同文化特徵，如火耕與耕地輪休、鋤耕、弓箭、腰刀、獵鹿與野豬、……。

南島民族經歷各種外來殖民統治，文化風貌已有很大的轉變，能如我國原住民與大洋洲島民保存較多南島文化風貌者不多。²¹

首先，所謂「淪於殖民統治前具有若干共同文化特徵」的敘事方式，簡化了史前時期的南島語系，如何因不同歷史際遇（不一定是殖民）所形成的現今樣貌，例如前述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甚深的印尼或馬來西亞的南島語系人口，並非是殖民統治影響了其傳統文化風貌。再者，「保存較多南島文化風貌」暗示了是否更具族群傳統，並反映在歌舞團隊的選擇——集中於南太平洋（大洋洲）地區，或南島語系國家如馬來西亞中的原始部族沙勞越。²²

上述「南島關聯性」，以科學的真確性之名，透過簡化、選擇性的排除與含納、誤解（未掌握學術上南島語系的意涵）等過程，將南島語系的人群分類，建構為具有共同祖源（血緣）或文化的南島民族想像共同體。然而，在臺灣已成為「南島語系臺灣原鄉論」

²¹ 引自臺東縣政府，<http://2012nandao.gem-imc.com.tw/index5.html>（瀏覽日期：2013/5/30）。

²² 1999 年第一屆南島文化節邀請的歌舞團隊主要來自帛琉、夏威夷（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團隊：大溪地、東加）、關島、索羅門群島、紐西蘭（毛利文化團體）、斐濟、馬來西亞（沙勞越）等。

學術符號的貝爾伍德，早於1988年已意識到可能將語言學、體質學及文化上的人群分類混淆而加以澄清，他說：

討論史前的語言人群分類的基礎資料，如南島人（Austro-nesians），最先由語言學所導出。在許多分佈區域，就種族、民族誌及考古文化等面向，南島人不是一個清晰可見的群體（clearly visible group）（Bellwood, 1988: 108）。

無疑地，以「南島語系的起源」導出一個現代2.5億的人口來自於一個地圖上的標點且在一個幾千年前的精準時間點，是一個不可原諒的簡化。相當明顯地，不可能透過一個密封的「真空管」（tube），穿越時空回到西元前4000年的臺灣東部，並導出一個在今日仍說南島語的活人（living speaker）（Ibid.: 110）。

1995年，貝爾伍德以及以南島語系為架構推動比較研究的Jim Fox教授，則先強調需避免預設以及將南島語系同質化與本質化，且語系、血緣與文化邊界並非一致：

如此多的人口，使用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是有趣的事實，但這個語言學事實（fact），得以做為一有效的方式來闡明這群人的全面的文化與生物起源及歷史？……當今婆羅洲內陸少數以森林採集為主的普南人（Punan）、吉隆坡都市化的穆斯林馬來人、密克羅尼西亞環礁住民，在社會經濟及宗教層面上，僅有

相當少的共通性（Bellwood, Fox & Tryon, 2006（1995）：1-2）。

在今日的南島語系分佈區域，少有可描繪為南島人口的專屬且獨特的特徵，而我們也不應該預期這樣的境況（Ibid.：3）。

將整個南島語系想當然地視為在語言、文化及生物實體與邊界，具有精準的關聯，實是一種天真（Ibid.：4）。

然而，如政治學者Anderson（1983）所說，民族共同體不是虛假或真實與否，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歷史學者Hobsbawm（1992）指出民族（國族）是人工建構，其所宣稱的客觀標準、科學真確性，如語言、族群特性等，其實含糊不清，而且反而試圖簡化與掩蓋群體差異。

南島文化節標榜的主軸為傳統樂舞，相關的行銷視覺亦以身著傳統服飾的南島民族為主，再現的是身體視覺奇觀。而為了呈現保有南島文化風貌，前述歌舞團隊的選擇趨向一個更特定的範圍——已高度被異國情調化的南太平洋地區。而排除了將伊斯蘭文化視為傳統的馬來西亞，卻含納馬來西亞的砂勞越伊班人（所謂的原始部族），這個排除與含納，刻意區分所謂的「南島文化」與排除外來影響與歷史變遷，以建構同質、固定的族群文化特質，即文化的本質主義。再者，這種主要選擇南太平洋地區及身體奇觀再現的方式，其實強化了一種對歷史與地理知識模糊不清的南太平洋「天

堂」與「熱帶幻想」。

伍、南島文化園區與 PCC

一、南島文化園區設置動機與時機

1990年代，以南島民族做為族群身分認同的稱謂或民族主義的潛在方案，以及臺灣國族主義與中國國族主義區隔的符號，即潛伏於少數學者、原住民菁英或臺灣國族主義支持者中，但處在政策邊緣；直到掌握了政治經濟及詮釋權力的原住民官員陳建年，始受到官方政策支持。但是，南島民族主義做為一種在國家形式層面的國族主義，其地位的鞏固始於2000年5月20日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民進黨執政；促成「南島」建制化的關鍵因素，因南島民族和政治需要走到同一個交叉點上——扁政府的國家文化認同建構以及中國與臺灣在南太平洋外交競爭（Crocombe, 2007、2010；吳秉謙，2009；劉璧榛，2010：417-418）。「南島文化」與「南島民族」等詞彙在陳水扁總統任內（2000-2008）被放大強調（表1）。

表1 民進黨執政時期（2000-2008）南島文化政策與活動一覽表

時間	政策或活動
2000	5.20，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
2001	徐慶元任臺東縣長（2001-2005）副縣長劉耀豪（民進黨籍）
2002	2月起，交通部觀光局篩選每月具表性之十二項大型民俗節慶活動列為宣傳推廣重點，臺東縣南島文化節獲選列入。 2月，陳建年任行政院原民會主委。 3月，臧振華任史前館館長。 4月，臺東縣長徐慶元與臺東市長賴坤成（民進黨籍）為求觀光發展，聯合提出設置南島文化園區。 12月，南島文化節首度結合史前館共同舉辦。 12月，行政院原民會主委陳建年首辦第一屆「南島民族領袖會議」。
2003	4月，行政院表示籌備「南島文化園區」
2004	3.20，總統大選。
2005	史前館《南島研究學報》創刊。 總統陳水扁與原住民立委進行「南島文化外交」。
2006	教育部函示史前館停止辦理「南島文化園區」。
2007	教育部成立「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迄今) 8月，陳水扁總統宣布「南島民族論壇秘書處」（行政院原民會主辦）成立。

（資料來源：盧梅芬彙整製表）

扁政府重視南島文化表現在原民會主委的任用。2002年2月，內閣改組，新任行政院長游錫堃（任期2002.2-2005.3）延攬前臺東縣長陳建年任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和其任內辦理南島文化節有關（陳維新，2002）。²³陳建年延續其南島民族主義論述，從地方政府拓展至中央，具備更大的論述權力與資源。施政主軸第一點就是建構「臺灣，南島語族的原鄉」。

陳建年就任一個月後（2002年3月），時任臺東市長賴坤成（任期1998-2005，民進黨籍）拜會時任臺東縣長徐慶元（任期2001.12-2005.12，歷經親民黨、無黨籍），兩人為求臺東觀光發展而聯合提出興建「南島文化園區」。由於賴坤成為民進黨籍有利於協助縣府爭取執政黨的資源，徐慶元邀請賴坤成共同在行政院長游錫堃前往臺東視察時，聯合爭取（周全剛，2002；鄭聯祺，2002）。徐慶元支持該園區的時機，主因是交通部觀光局自2001年2月起，篩選每月代表性之「十二項地方節慶活動」，臺東縣南島文化節獲選列入；賴坤成同樣為發展臺東觀光，但同時具臺灣國族主義意識形態。²⁴惟南島文化園區的文化再現並無論述與計劃說明，僅籠統地希望有一類似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的大型觀光旅遊景點（鄭聯祺，

²³ 陳建年與游錫堃同為省議員同事，交情由來已久，這也是陳建年入閣的一個重要背景（陳維新，2002）。

²⁴ 其市長任內積極與帛琉建立為姊妹市。

2002)。²⁵

同月，縣府即策劃該年12月南島文化節，並標榜該年特色為首度結合史前館共同舉辦。此合作時機包括剛獲民進黨延攬為新任館長、研究興趣包含考古南島的考古學者臧振華（任期2002.3-2006.3.29）剛於3月到任。²⁶兩個單位的合作模式為前者主辦樂舞展演、美食工藝、部落體驗等異國觀光，後者提供學術研討會與南島文化特展。徐慶元表示史前館可提供南島特展與深度，而臧振華（2003）也在該館的通俗性電子報，說明史前館願意參與南島文化節籌辦的原因：

……，僅以南島的老家這層關係，或僅僅靠辦一兩次會議可能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要能贏得那些遠房兄弟的敬重，並且要使臺灣的南島文化能夠成為其他地區南島族群的典範。

因此，這次史前館願意參與南島文化節的籌辦，就是希望能透過本館的展示和文化活動，來加強其內涵和深度，使大家能從其中，得以認識、欣賞並尊重臺灣的原住民文化。

²⁵ 鄭聯祺的此篇報導被貼在臺東市公所網站，做為政績。引自臺東市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tungcity.gov.tw/index.php?p=1>（瀏覽日期：2014/3/28）。

²⁶ 研究興趣為臺灣史前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類緣關係，以及南島民族的起源與擴散。

前引使用「南島的老家」、「遠房兄弟」傳達出的訊息，容易讓人聯想到共同祖源與血緣關係。或許此為學者的通俗性寫作而較不嚴謹，但在一般民眾對「南島」的語系、體質（生物、血緣）與文化的人群分類已產生混淆的狀況下，出自博物館知識刊物的訊息，恐容易讓民眾誤解。而此容易混淆的現象，主要為南島文化節及其引發的媒體知識生產，生產了一種學術知識與虛構夾雜的南島民族概念，此概念已讓一般民眾虛實難分。

再者，實際上配合南島文化節的特展，²⁷其文化再現未受到分析；「博物館」、尤其特展，被視為具有不言自明的「深度」此符號意涵。然而，另有入館人數的壓力；臺灣公共博物館已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述與治理下，開始關切入館人數、觀眾消費與歲入。²⁸自此，南島文化觀光與博物館走到一個交叉點上，互為汲取權威與

²⁷ 當年度史前館推出的特展為「微弱的力與美：當代臺灣原住民創作的文化展現」，惟此特展非為南島文化節量身訂做，係以「來自部落的聲音」為核心理念，強調詮釋的賦權。

²⁸ 1960 至 1970 年代世界經濟蕭條、1980 年代雷根主義與柴契爾主義的發揚，新自由主義市場論述逐漸成為另一種主導文化政策的主流論述。新自由主義藉由取消市場管制、公共事務民營化（委外經營）、降低公共補助與支出（包括文化事務）等措施，把國家影響力壓低。但也引發政府過度依賴市場力量的弊端。2000 年，民進黨政府發布施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此法源依據，施行公有事業民營化、降低公共支出等措施，轉變政府職能或降低國家干預等。2002 年則以「去任務化」、「委外化」、「地方化」及「行政法人化」等方針，推動政府組織改革。

消費的關係。史前館也成為共同爭取南島文化園區設置的一員，臧振華（2003）說：

本館將要努力爭取完成第二期建館計畫，將東南亞和太平洋南島古文明加入本館的展示和典藏，同時希望與相關單位合作爭取將南島文化園區建立在臺東，以與本館相互搭配。

上引史前館第二期展示計畫，規劃起自1990年代，係著重於史前的部分，包括太平洋地區及大陸地區的史前文化（呂理政，1994：4），當時「太平洋南島古文明」此詞彙還不是選用與強調的詞彙。²⁹而後史前館期望南島文化園區能與該館第二期展示計畫結合，還包括該館開館後組織縮編，希望透過園區設置擴充該館人力與經費不足的困境。

2002年年底，當臺東縣政府與史前館合辦首屆學術與觀光結合的南島文化節時，行政院原民會則舉辦首屆「南島民族領袖會議」，時任總統陳水扁出席開幕致詞，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其致詞提出政府殷切期盼與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交流與合作，因此積極地推動「南向」政策，並希望打造臺灣成為南島文化的重鎮，為南島民族優良的傳統海洋文化開拓發展空間等。³⁰此時可見中央與地方

²⁹ 當時「南島」主要用在第一期展示計畫中的臺灣南島民族廳，其內容為臺灣現生的原住民。

³⁰ 大紀元，〈陳水扁今天參加南島民族領袖會議開幕典禮〉，2002.12.9，

政府齊下推動南島文化。

「南向」政策（又稱「南進」政策）一詞，溯及1994年李登輝總統任內所提出，官方主導的金融援助，鼓勵臺商前往東南亞投資，並遏制對大陸投資的過度依賴。此政策亦涉及臺灣與「南方」關係的文化生產，為政治與政策尋找、建構歷史與文化的理論基礎（陳光興，2006：42）。同樣地，扁政府積極於臺灣與「南島」關係的文化生產，為臺灣國族主義尋找正當性基礎。「南島民族」受到民進黨政府的重視，在於其具有與中國區隔的象徵性符號：炎黃子孫／南島弟兄、大陸／海洋，透過這串符號鏈，建構與引導眾人重新觀看臺灣的文化身分。

雖然，「南島民族」受到民進黨政府的支持，但停留在修辭或活動舉辦。中央政府設置南島文化園區的時機，主要是2004年總統大選競爭激烈、選情緊繃；隨選戰逼近，2003年執政黨即開始布局，扁政府不惜舉債、編列「特別預算」³¹行「新十大建設」，³²

（來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9/n253990.htm>）（瀏覽日期：2013/7/9）。

³¹ 「特別預算」定義：在預算體系中，除每一會計年度經常編列之中央政府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外，尚有一種為因應緊急重大情事，於總預算外提出之預算，稱為特別預算，用於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國家經濟重大變故、重大災變，以及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行政院主計處，<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8458&CtNode=1836&mp=1>（瀏覽日期：2013/7/9）。

以經建思維捍衛政權。同時以「南北平衡」論述，於地方釋放利多以交換地方支持。³²2003年4月10日，行政院院長游錫堃至臺東視察地方建設時，宣示成立南島文化園區。同年11月，游錫堃再度來臺東（此時離3月20日總統大選僅剩四個月）說明南島文化園區，相關媒體報導的重點為設置經費30億、發展為南島語族朝聖地，以及該園區未來將投入各族DNA的建立與研究，以科學證據證明臺灣是南島各族原鄉、聖地；南島基因與原鄉再度為大眾知識生產所強調。南島文化園區是執政者的臺灣國族主義、選票、地方政府的經濟產值，以及博物館學術研究興趣與人力資源擴充等各自利益交集的結果。

³² 2004年2月，行政院正式提出「五年五千億」的「新十大建設」，以北中南都會捷運、鐵路高架化、五大人工湖及國家級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為大宗。此時離3月20日總統大選不到1個月。

³³ 此支票一路從北開到南，幾乎藍綠通吃，包括國民黨政治明星齊聚的「馬立強」縣市。大臺北新劇院（臺北縣市長朱立倫、馬英九）、古根漢美術館（臺中市長胡自強）。

二、文化身分：建築與身體奇觀再現

中央政府裁示在臺東設立南島文化園區後，由史前館規劃。規劃書是為一個文本，可供掌握規劃者決定了什麼值得展出的文化政治。規劃書說明在臺東興建南島文化園區之理由：

.....從數千年前開始在海洋島嶼上開枝散葉，適應不同的生態環境，建構多元的生活樣貌，產生了有別於大陸文明的思維，呈現獨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根據澳洲學者比爾伍德（Peter Bellwood），以及其它許多學者從語言、民族、考古與遺傳學等領域追尋「南島語族」數千來擴散的路徑，迄今「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的原鄉或屬於其中一部分」的論述，已成為最普遍的學說（史前館，2004）。

首先是貝爾伍德的名字再度成為被彰顯的符號。再者，突顯「臺灣是南島語族最可能的原鄉」是最為普遍的學說，而非呈現各種假說；例如，此規劃案的核心人物史前館館長，在尚未任館長時，於2001年提出有學者從遺傳學基因研究，提出「波里尼西亞的南島民族並非如過去許多學者所推論的是源自臺灣，而是源於包括大陸華南在內的大東南亞範圍，以島嶼東南亞做為中途站」（臧振華，2001）。³⁴另外可見大陸文明／海洋文化的二元劃分的敘事方

³⁴ 2012年，臧振華再度發表〈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結論提

式，而海洋符號的落實企圖，則見之於執政黨高層，2004年教育部部長杜正勝舉行「南島文化園區興建計畫」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即決議「原預定興建地點不靠近水邊或海邊，與南島文化之特性似不相符」（游清志，2005：13）。

設置理由二：臺東為南島文化園區最佳的選擇地，從考古學角度，臺東擁有最早而且數量豐富的史前遺址，以及臺東縣境內原住民族群有六大族，人口約八萬人，為全國各縣市之冠。設置理由三，則是「『南島文化節』活動所累積的能量，已為發展南島文化園區的空間，奠下了良好的基礎」（史前館，2004）。此段敘述可見南島文化節不證自明的是一種良好基礎，而未檢討南島文化節的文化再現問題。該園區規劃內容，主要為加強南島學術研究的「學術研究中心」及促進東部觀光遊憩的「主題公園」兩大部分。前者包括「國際會議暨教育研習中心」及「南島文化研究暨資料中心」，由史前館自營；後者則是以PCC為範本的「南島建築藝術村」與「南島風情館」（規劃內容詳下圖），採委外經營方式，「南島建築藝術村」選擇：

擇最具有文化特色並能反映南島文化價值的建築聚落仿建，不但可以使觀眾體驗南島之生活和環境情境，而且增進各南島族群對於原鄉之認同感，……（史前館，2004）。

出南島語族的祖先可能居住在福建南部到越南北部之間的南中國海岸地帶。

「傳統建築」、「傳統技藝」、「傳統生活」、「南島叢林」等文化特質，再現的是原真的傳統文化特質及奇觀的建築與身體，暗示文化是各自區隔與靜固的實體。雖然規畫書的「推動構想與策略」部分，提出「臺灣需要一處原漢社群共享生活文化的場所」：

臺灣社會發展依然是以漢族工商社群為主流趨勢，但對於涵括臺灣各縣市擁有四十二萬人的原住民族群，以及其深邃優美的部落價值體系，仍有待發掘體會進而融入；故園區空間的設置，應被視為「事件發生與互動影響」的媒介與容器，期望透過文化場所的營造，從原漢生活資源中相互找到活力（史前館，2004）。

「事件發生與互動影響的媒介」、「從原漢生活資源中相互找到活力」等敘述，可見「互動」被視為一重要理念。但此種互動，仍主要在一種凍結在過去時空中，與經過美化與浪漫化的原住民「互動」，反而是隔絕真實的互動。如人類學者Stanton（1989）指出PCC是一個「傷痛缺席」（painful absent）之地，其觀點其實類似前述Clifford（1997）提出的「接觸地帶」。再者，從觀眾接受分析來看，上述傳統文化特質的再現方式，是一種文化身分的界定，容易讓人以為屬於南島文化的現生族群，皆仍處於一種原真狀態。雖然，臧振華（2004）曾在史前館電子報發表〈什麼是「南島文化」？〉，簡明地說明現今南島語系人口的歧異性，並舉受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甚深的印尼為例：

.....彼此間在文化上產生很大的歧異性。例如，印尼的一些島嶼，在歷史上曾先後受到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很大的影響，因此其今日的文化面貌與其它說南島語的族群即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們不能將南島語系各族群的文化視為單一的文化。

臧振華（2004）也強調，若從歷史過程來看，「由於南島語群曾有著同源的關係，他們的文化也確實曾分享著一些共同的特質。」這是一篇能讓觀眾快速掌握「南島文化」概念的通俗性文章，惟此文章所欲釐清的「南島文化」概念，包括「曾經」分享的共同的特質，以及「今日」的文化面貌歧異性，則未在規劃書中的主題園的文化再現成為彰顯的主題，「南島建築藝術村」與「南島風情館」恐容易混淆史前的南島、歷史過程的南島以及現今的南島人群的文化樣貌。

三、為什麼是 PCC？

2006年，臺東縣長選舉補選，一位政治素人、原住民籍候選人羅法尼耀學海，針對民進黨籍候選人賴坤成提出的南島文化園區政見提出批判。他認為園區應避免讓原住民成為櫥窗文化中「耍猴戲的演員」，臺東不需再建一座類似九族文化村的建物，因為臺東七族原住民是「人」，不是動物（陳嘉信，2006）。這位政治素人的

政見猶如《國王的新衣》的寓意。異國奇觀消費，已不是新問題或新的認識論，但為什麼南島文化園區是以PCC為範例？

早於1986年8月，時任省政府民政廳副廳長吳堯峰至夏威夷考察PCC，就將之做為將於該年年底開放之「臺灣山地文化園區」經營之參考（吳堯峰，1986：54、58）。至陳建年任臺東縣長期間，即想引進PCC的營運模式。1995年11月，時任臺灣省省長宋楚瑜訪視臺東，陳建年即建請於臺東都蘭公教人員度假中心預定地，仿照PCC，建立一處原住民文化中心（臺東縣政府，2001b：564）。隔年，陳建年則率團至PCC考察，而陳建年之女陳瑩就讀楊百翰大學（林國榮，1996：16）。陳建年與陳瑩與摩門教經營的PCC與楊百翰大學更有宗教上的緊密關係，他們皆信奉摩門教。陳瑩則具備外語能力及地緣因素（就讀楊百翰大學）協辦第一屆南島文化節，引進PCC舞蹈團來臺表演。³⁵

雖然，陳建年將PCC視為範本，但原住民菁英內部不是沒有歧異。1998年，時任行政院原民會專門委員的鍾興華參加北市府原民會公費遊學赴夏威夷進行三個月的短期研究，並探訪PCC。他回國撰寫的研究報告則以批判角度、指出PCC的原住民文化再現的問題：

³⁵ 立法委員陳瑩簡介，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http://www.ly.gov.tw/03_leg/0301_main/legIntro.action?lgno=00142&stage=6
（瀏覽日期：2015/12/10）。

.....雖然表面上是表演展示了特殊風味的文化與歌舞藝術，但實質上，已經很商業化的不惜犧牲原住民智慧，而競相以營利為目的（鍾興華，1998）。³⁶

2002年7月，北市原民會主委孔文吉赴夏威夷考察PCC，其結論則認為PCC可供我國推展原住民文化產業及觀光政策的參考，其一是楊百翰大學與PCC建教合作，提供學生工讀及原住民就業機會；而對於原住民文化商品化的部分，則參考鍾興華（1998）的評論，有所保留地認為仍須詳加探討PCC是否會形塑觀光凝視的刻板印象（孔文吉、章世政，2003）。

同年，當臺東縣政府與史前館合作籌畫首屆觀光與學術結合的南島文化節時；同年9月，已是行政院原民會主委的陳建年率領中央至地方（鄉、鎮、市）的原住民行政首長至夏威夷考察PCC（行政院原民會，2002），將PCC廣播至全臺原住民行政首長的認識中。由於適逢國家推動「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觀光客倍增」，陳建年建議於東海岸引進PCC模式，中央與地方共同開發東海案，政府事先規劃並結合民間企業投資。大型主題園的PCC模式與節慶化的南島文化再現主要起自陳建年，而兩者的結合，終在民進黨執政時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及總統大選時機中得以實現。

³⁶ 轉引自孔文吉、章世政（2003）。

陸、結論

王俊翰（2006：49）評價「南島文化節是南島文化園區的雛型」，而南島文化園區的主題園規劃，的確標榜南島文化節為該園區的良好基礎並以PCC為範本。雖然，南島文化節與PCC的原真或奇觀再現，皆有受到研究者的批判；但史前館規劃的南島文化園區，則不證自明地將南島文化節與PCC視為正面之例。文化再現的分析與反思，在此主題園規劃中被忽視，除了執政黨為總統大選而倉促提出「新十大建設」致規劃急就章，也包括規劃者的博物館理念與原住民文化再現的認識論——規畫者史前館在意的使命與價值著重於考古學、人類學等學術研究，未將主題園所涉及他者文化再現視為重要的分析理論與反思面向。

另外，南島身分政治興起有其政治策略與目的，以南島民族做為抵抗中國國族主義的策略。張茂桂（2008）提出原住民權利擴張係間接受惠於民進黨時期的多元文化政治與臺灣國族主義。然而，此「間接受惠」在南島民族的文化身分建構中，文化身分容易被導向二元劃分的本質主義。當執政者（暨支配社會）需要他者（南島民族）做為多元文化主義（象徵民主進步）以及去中國的符號時，被承認的他者，仍必須以國族主義能接受的形式出現——以簡化的二元劃分，來建構其與中國大陸的區隔——去中國的血緣、語言與文化特質等（尤其「海洋性」）。

這種本質主義反而失去了南島語系本被期待的價值，國際視野及認識其他世界的語言、歷史與文化多樣性。而本質主義的邏輯如同殖民者依據我／他二元劃分所建立的原真性差異特質；對於本就容易被他者化的弱裔群體，這種差異特質有著更加鞏固支配者的種族幻想的危險，強化對他者的想像或成見（廖炳惠，2003：100-101）。但上述問題，容易在多元文化主義下成為一種慶賀。

雖然，設置南島文化園區的價值，亦強調增進國際視野、利於南向政策推動、強化臺灣做為南島文化原鄉之地位及學術研究重鎮（史前館，2004）。但受到政府資源的牽制，南島文化園區規畫書附和、突顯南島原鄉此國族主義慣用的祖源式建構以及大陸／海洋的二元劃分。主題園規劃所再現的奇觀與原真的南島文化特質，其實未能彰顯南島多樣性價值（包括語言）以及釐清史前南島與現生南島。而在臧振華（2004）的通俗性文章，對南島文化的多樣性與歧異度反而有簡要的說明。

故本文提出重新檢視南島多樣性與國際視野等價值。南島文化多樣性部分，再現史前南島與現生南島的不同與關係，並讓更多的歷史變遷與族群互動關係進入視野；原住民「去他者」，需要與殖民者互動的複雜歷史與「接觸地帶」，以促進我群與他者的交流與關係深化。再者，南島文化再現，較少展示語言及語言瀕危的教育意義，故語言的多樣性與瀕危問題需被強調與推廣。國際視野部份，引進新博物館學的論壇理念，而非一元觀點的殿堂，即並陳南

島起源論此「待解之謎」的不同學術觀點給觀眾，以促進多元思考。

參考書目

- 孔文吉、章世政，《九十一年度赴加拿大、夏威夷考察原住民政務報告》（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2003）。
- 王俊翰，《臺東南島文化節之意象構築、在地認同與主體性》（臺東：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夷將·拔路兒主編，《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上）》（臺北：國史館、原民會，2008）。
- 朱元鴻，〈文化工業：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臺灣產業研究》三期（2000：11-45）。
- 行政院原民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原住民地區鄉鎮市各行政機關出國報告提要——夏威夷原住民族文化產業考察報告書》，（2002）。
- 呂理政，〈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整體計畫述要〉，《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4期（1994：1-8）。
- 李亦園，《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臺北：立緒，1999）。
- 李亦園口述，〈李亦園院士對族群稱呼的主張〉，《聯合報》，1992.5.8。
- 吳佳芬，《「南島意象」的形塑與再現：以三座博物館為例》（臺東

：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吳秉謙，〈臺灣原住民族的南島民族想像——以1990年代《南島時報》為例〉（臺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9）。

吳堯峰，〈參加美國東西文化中心國家政策與少數民族文化研討會議並參觀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經營管理報告書〉（南投：臺灣省政府民政廳，1986）。

周全剛，〈東縣府籌建南島文化園區 將做為國際大型活動場地 原民局擬邀縣長徐慶元兼任召集人〉，《聯合報》，2002.3.16，第18版。

林國榮，〈夏威夷玻里尼西亞民俗文化觀光〉，《臺東區農業專訊》17期（1996：16）。

徐雨村編、何傳坤及王嵩山撰稿，〈山海家園：南太平洋原住民文化特展導覽手冊〉（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3）。

高有智、李文儀，〈陳建年：新部落運動 即「還原未來」〉，《中國時報》，2002.12.10。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島文化園區規畫書〉（2004）。

崔瑞明，〈試探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兼析南島文化園區之籌建〉，《科技博物》8（4）（2004：82-99）。

張茂桂，〈少數民族自我命名的權利應受到尊重〉，《中國時報》，

1992.5.12。

張茂桂，〈多元文化主義在臺灣與其困境〉，收錄於《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抗》，沈憲欽等編，頁310-325。（臺北：時報文教基金會，2008）。

張茂桂，〈臺灣多元文化政治與運動〉，（來源：http://www.zo.uni-heidelberg.de/md/zo/sino/research/10_taiwanduoyuanwenhua.pdf）日文版收錄於若林正丈編，2010，《ポスト民主化期の台湾政治— 陳水扁政權の8年》（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2009：123-167）。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2006）。

陳其南主持，〈臺灣南島研究的展望〉，《文資學報》3期（2007：165-198）。

陳建年，傅君編輯〈臺灣推動南島民族論壇的構想〉，收錄於《南島論壇國際研討會——交流與博物館會議實錄》（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6：17-20）。

陳嘉信，〈南島政見 羅法尼耀學海有「異」見 賴坤成解釋：與部落文化不相背 鄭麗貞推「咱的故鄉、咱來打拚」文宣 劉權豪推長住計畫〉，《聯合報》，2006.3.15，第C2版。

陳維新，〈游內閣將士用命 泛藍軍輪輸去〉，《新臺灣新聞週刊》第309期（2002），（來源：<http://www.newtaiwan.com.tw/bul->

[letinview.jsp?period=309&bulletinid=8153](#))。

游清志，〈南島文化園區興建計畫之推動歷程與感想〉，《文化驛站》18期（2005：6-13）。

黃應貴、蔣斌、陳茂泰、石磊、瞿海源，〈尊重原住民的自稱〉，《自立早報》，1992.5.16。

廖炳惠，《關鍵詞200》（臺北：麥田，2003）。

臧振華，〈從“Polynesian origins: Insights from the Y chromosome”一文談南島民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語言暨語言學》2（1），（2001：254-260）。

臧振華，〈南島文化節的願景〉，《史前館電子報》5期（2003）。

臧振華，〈什麼是「南島文化」？〉，《史前館電子報》26期（2004）。

臧振華，〈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南島研究學報》第3卷第1期（2012：87-119）。

臺東縣政府，《1999 臺東南島文化節活動成果專輯》（臺東：編者，2001a）。

臺東縣政府，《臺東縣史·大事篇（下冊）》（臺東：編者，2001b）。

趙剛，〈「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理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62期（2006：147-189）。

蔡百銓，〈臺灣：南島文化的復興基地——序「大洋洲報導」開講篇〉，《山海文化雙月刊》第8期（1995a：114-115）。

蔡百銓，〈文化南島：為臺灣尋找另一個座標——《大洋洲史》出版序〉，《山海文化雙月刊》第8期（1995b：116-117）。

蔡百銓譯、Pawley, A.著，〈南島語族〉，《山海文化雙月刊》第8期（1995c：118-120）。

蔡百銓譯、Bellwood, P.著，〈臺灣——南島民族的發源地〉，《山海文化雙月刊》第8期（1995d：121-123）。

蔡百銓，《南島民族與國家：臺灣篇·太平洋篇》（臺北：前衛，2010）。

蔡百銓，〈太平洋之戀——臺灣·南島民族·太平洋研究〉，《臺灣守護周刊》第90期（2013），（來源：http://alliancesafeguardingtaiwan.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8406.html）。

劉俊裕，〈歐洲文化治理的脈絡與網絡：一種治理的文化轉向與批判〉，《Intergrams》11(2)，（2011：1-16），（來源：<http://ccsun.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112/112-liu.pdf>）。

劉璧榛，黃樹民、章英華主編，〈文化產業、文化振興與文化公民權：原住民族文化政策的變遷與論辯〉《臺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

會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0：405-459）。

鄭聯棋，〈賴坤成徐慶元催生南島文化園區〉，《臺灣時報》，2002.4.9，第13-1版。

盧梅芬，〈從展示文本邁向我群與他者的溝通--原住民文化再現的策展脈絡與反思〉，《博物館學季刊》第29卷3期（2015：5-36）。

賴坤成，〈第十屆太平洋藝術節紀實：面向太平洋、卻是通往南島世界無限寬廣的大道〉，臺東公民論壇，2008，（來源：http://taitungpeoplepower.blogspot.tw/2008/08/blog-post_7885.html）。

鍾興華，〈臺北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八十七年度原住民人才培育實施計劃獲遴選赴美研究心得報告〉（臺北：臺北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1998）。

羅鳳娟，〈國家施為與地方發展－以臺東縣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Aikau, Hokulani K.. 2012. A Chosen People, a Promised Land Mormonism and Race in Hawai'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arker, C.. 2004.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 Bellwood, P.. 1988.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26 (1): 107-17.
- Bellwood, Peter, James Fox and Darrell Tryon, 2006(1995). “Chapter 1 The Austronesians in History: Common Origins and Divers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Austronesia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eter Bellwood, James Fox and Darrell Tryon, pp.1-16.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Brameld, T. and M. Matsuyama. 1977. *Tourism as Cultural Learning: Two Controversial Case Studies in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Clifford, J..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ocombe, R.. 2007. *Asia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placing the West*.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Press.
- Crocombe, R.. 2010. “The Software of China-Pacific Island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Vol.26 Looking North, Looking South: China, Taiwan and South Pacific*, edited by Anne-Marie Brady, pp.35-48.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Debord, G.. 1967.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 Red.

Decoo, W.. 2013. "In Search of Mormon Identity: Mormon Culture, Gospel Culture, and an American Worldwide Chu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rmon Studies*, 6: 1-53.

Duncan, Carol. 1991. "Art Museums and the Ritual of Citizenship," in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edited by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pp. 88-103. Washington D.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Gonzalez, V. V.. 2009. "Consuming "Polynesia": Visual spectacles of native bodies in Hawaiian tourism,"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ume 33, edited by Norman K. Denzin, pp.191-216.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Graburn, Nelson H. H.. 1983. "Art, Ethno-Aesthetics and the Contemporary Scene," in *Art and Artists of Oceania*, edited by Sidney M. Mead and Bernie Kernot, pp.70-79.

Hallam, E. & Street, B. V.. 2000. *Cultural Encounters: Representing Otherness*. London: Routledge.

Hobsbawm, E. J.. 1992.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rdan, Glenn and Chris Weedon. 1995. *Cultural POLITICS: Class, Gender, Rac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Karp, Ivan and Lavine, Steven D.. 1991.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Lidchi, H.. 1997. "The po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xhibiting other cultures," i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ited by S. Hall, pp. 151-22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essage, K.. 2009. "Culture, citizenship and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The contest over identity forma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Humanities Research XV(2)*: 23-48.
- Pieterse, J. N.. 1997. "Multiculturalism and museums: Discourse about other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 An Introductory Reader* , edited by G. Corsane, 2005, pp.163-18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oss, Andrew. 1994. "Cultural Preservation in the Polynesia of the Latter-Day Saints," *The Chicago Gangster Theory of Life: Nature's Debt to Society*, pp. 21-98. London: Verso.
- Stanton, M. E.. 1989."The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a multi-ethnic model

of seven Pacific cultures,” in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edited by Smith, V.L., pp. 247-262.

Turner, T.. 1993. “Anthropology and Multiculturalism: What is Anthropology That Multiculturalists should Be Mindful of It?” *Cultural Anthropology*, 8(4): 411-429.

Vickers, E.. 2009. “Rewriting Museums in Taiwan,” in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edited by F. Shih, S. Thompson, & P. F. Tremlett, pp. 69-101. Abingdon: Routledge.

Wade, Alton L.. 1994. “Laie – A Destiny Prophesied,” *Ensign*, p. 68.

Wallis, Brian. 1994. “Selling nation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Museum Culture: Histories, Discourses, Spectacles*, edited by D. J. Sherman & I. Rogoff, pp.265-282. London: Routledge.

Webb, T. D.. 1993. “Profit and Prophecy: The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and La‘ie’s Recurrent Colonialism,” *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27:127-150.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om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to Austronesian Spectacle: The Formation of Context for the Planning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Austronesian Cultural Park

盧梅芬

Abstract

The Austronesian Cultural Park is to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academic research center” and “theme park”. The plan for the latter is based on the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PCC) and is to include Austronesia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Austronesian customs hall. However, the Western academic world has criticized this tourist theme park mostly based on dependency theory and spectacul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is paper is the “theme park” which is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 Why is PCC considered a positive example for the

planning of the theme park? How is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this linguistically-linked group, transformed into a tourist destination Austronesian spectacl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lanning and it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theme par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ustronesian Cultural Festival, the Taiwan nationalism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to Austronesian ethnic group and Austronesian spectacle) and the internal professional limita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NMP).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the exhibitions and performances related to Austronesia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o reflect on potential problems and issues. The analytical approaches: the spectacular and authen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PCC is first analyzed. Subsequently, as the Austronesian Cultural Park was planned during an era in which the DPP boasted of its respect for multiculturalism, the issue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volved in multiculturalism are analyzed,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nationalism. In conclusion, the NMP views PCC as a positive example, as planners have yet to view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s an important theory or issue for reflection; and the planning and it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theme par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and Taiwan nationalism, may be easily morphed into cultural essentialis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ectacle, resulting

in the failure to properly present the diversity of Austronesian cultures.

Keywords: authenticity, spectacle, essentialism, contact zone,
nationalism

